

总局精品原创文艺出版工程

故乡的候鸟

故乡的候鸟

阿拉提·阿斯木 / 著

我飞过大田

飞过户外

飞过海洋

飞进你温暖的心灵世界

给你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

中国出版集团
译出版社

总局精品原创文艺出版工程

故乡的候鸟

阿拉提·阿斯木

阿拉提·阿斯木 / 著

我飞过大田

飞过户外

飞过海洋

飞进你温暖的心灵世界

给你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

中国出版集团
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乡的候鸟/阿拉提·阿斯木著.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01-4725-1

I. ①故… II. ①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8125号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827 (发行部); 683582243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范 伟

责任编辑 / 范 伟 张孟桥

封面设计 / 潘 峰

排 版 / 北京竹叶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 7.125

字 数 / 180千

版 次 / 2016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6年5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4725-1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目录

- 第一章 我是你最后的老水磨 / 1
- 第二章 我是你最早的童话 / 14
- 第三章 我是你的歌剧院 / 42
- 第四章 我是你的飞毯 / 64
- 第五章 我是你心灵深处的汉人街 / 85
- 第六章 我是你永恒的歌手 / 129
- 第七章 我是你唯一的河流 / 149
- 第八章 我是你的伊力大曲 / 182
- 第九章 我是你心中的手风琴手 / 198
- 第十章 我是你今天的儿子 / 211

第一章 我是你最后的老水磨

我是你最后的老水磨，我代表这世外桃源似的村庄感谢你的存在。我知道，千年来我是这个村庄唯一的中心，在我的身边和在你的心灵深处，发生了太多的人间诗话和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太平静的那些年代，你只能欣赏我的心平气和，一切的日子都过去了，而水从遥远的人间带来了太多的故事，有的人和事是我们从前的朋友，有的欢唱和血泪是我们从未听到过的经典和悲剧。无论怎样，我为我的存在感到骄傲，因为你的存在，因为畅流不停的水的鼓励和赞美，我们不停地运转着，为了回报你对我付出的爱和认可。

是时间让我回来的。我回来后在这个一家人似的村庄的乐园里从伟大的长老木沙江的手里买下了这个磨坊。木沙江和他的儿子艾沙江是我永恒的话题，在下面的那些章节里我会向你认真地、爱心地、忠诚地、纪念地讲述他们的祖辈在这个村庄的作用和在这片河谷伟大的创业，他的家族七代好汉都是在俄国发迹，完成了创业大业后，回到这个村庄的。这一切的一切，常常让我激动不已。

是时间把我带到这里的。时间是人间的骄子吗？她无所不

能吗？她是一切时代的使者吗？那么时间是什么？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我热恋的时候，我与恋人相抱的时候，时间在哪里呢？在我的欲望里吗？不然就是在我的情人的心里了，因为她的心敏感，懂我不懂的一切，了解人之间和动物界的爱和灾难，我信她，所有的时间一定在她的灵魂世界里。要不，时间是机会吗？如果是这样，那些有时间的人们，为什么抓不住自己的机会呢？那么她是成就吗？成就是引我们去天堂的使者吗？她们最后的家园是什么？是功成名就吗？准确地说，时间是我的小麦和面粉，小麦不会说话，亲切的面粉在村人似的袋子里沉默着，而最后在他们的身后十里大声说话。这个年代，我太多地信小麦和面粉，因为只有她们才能听得懂我用挚爱的语言向她们讲述的我的从前和我的现在、我的欲望和我的雄心壮志、我的小人心肠和我的小丑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是爱情吗？爱情有眼睛吗？在热恋的年月她们懂东南西北吗？如果爱情是一条长河，那么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这条河里呢？穷人？富人？中等人？是的，爱情属于每一个人。因为他们追求一种永恒的价值。是的，在一切的一切都过剩的这个天下，我们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我只知道，她把我带到了这个美丽的河岸村庄，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用炙热的语言来回忆我的一生，再一次地开心。我和从前对话，在宁静的河畔，不是向人，而是向水和水里的鱼世界忏悔。时间告诉我说，爱情是长久的美丽。

那么时间是酒吗？我想是的，现如今伟大的伊力大曲已经

在这个无边的土地树立她不倒的形象，她在一切男人的心里，我看到了她的价值和她的热心肠。是的，时间就是伊力大曲！她才是真正的悲欢离合。酒不是我们的专利，她是一切男人的好东西。男人吃不下饭，做不成事，开始掉进无聊的海洋的时候，酒美好、坚决地治愈了我们男人的心病，洗刷了我们的泪水，酒的存在对我们可怜的男人是光明灿烂的。好摆功的历史和夜一样神秘的野史，只记录了男人的功成名就和他们在历史长河里的大业和大幸福，这里没有酒的地位，但是她们也在看不见的地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书写酒史的人不敢正视这个存在，这也是时间的悲剧。时间是维吾尔人的抓饭吗？是的，这个民族用这个饭接待众多的参加生老病死之人的喜事丧事的大人、小人，用一锅抓饭接待百人、千人、万人，把众多的时间都糅到了一个庭院、一个小屋和一个美丽的村落。我们在时间的安慰下活着，我们看不到我们至今梦过的许多好事。我们的人间，我们的天地，我们的机会，我们的世界是慷慨的也是吝啬的，他总是在自己的河流里自我欣赏，而我们情爱的语言，在角落回忆我们自己的果园，躺在自己的暖床上，享受日子，理解时间，对于可怜的我们，这是一个永远的神话。

那么，时间是神话吗？她是悲剧吗？是的，她是神话。千年前的万年里，在维吾尔族社会我们的父母老人们，奶奶们，我们的祖母和祖爷们，在一切的激动人心的夜晚，在星星下，在热闹的馕坑边，给我们讲述过太多太多神奇无限的世界神奇的故事，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电视机。电视机把今天的大千世界，

把昨天的战争，把人类早期善良的我爱你、你爱我都浓缩到了一个小小的机器里。祖辈讲，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神镜，一切的一切都会出现在那个神奇的镜片里。是的，也不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绝不是世界的末日，我们正兴高采烈地活着、爱着、劳作着、奋斗着，理想使我们更加辉煌、可爱，能说这是世界的末日吗？那天，我和木沙江商谈收购他们的水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自从人们开始不吃水磨面，改吃电磨面的时候，世界的味道就被颠覆了。

时间是悲剧吗？不是，因为我们在创造时间。时间远远不是悲剧，因为我们没有超出我们自身需要的要求，我们的心态永远是平稳的。总结过去，希望未来，在寸草不生的旱田里播种希望，是我们的前定。不忘记在这个伟大的河谷第一次把伟大的河水引来的男子汉，这就足够了，悲剧是文化和财富中剩余价值里蛊惑人心的巫师，河谷的历史记录了争宠的一切，男人们为太多的身外之物而钩心斗角的故事和精彩的细节，这是他们的悲剧。而贫民的劳作虽然在贵族的眼里是可怜的，但他们可以和母亲的温暖一样的太阳对话，这是他们的幸福。幸福是平淡的，争宠、争物、争名、争风光是悲剧的源泉和现实，这一点，伟大的时间看得一清二楚。

是时间把我带到这美丽的河岸村庄里的，最可爱的人和动物是忘记了时间的人和动物。他们一心在安拉的祝福里遨游天下，他们身在河谷，心在天下，安拉给他们信仰力量，让他们在人鬼之间保存自己的清醒和纯洁。这是他们天大的幸福，这

是他们不争的基础，平民生活幸福，所以他们不争身外之物。

时间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诗人铁依甫江深情地说，时间的爱和伟大是唱不完的，爱的音符永远在你的心里。只要是人子，爱永远在他们灵魂最亮丽的地方护卫他们的精神王国，这个神曲永远也唱不完。我们有过失望的春天，时间爱过我们，也使我们长泪满面，直至我们最后哭不出来为止。时间是我们的记忆，她那样坚决地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我们在这一生中绝不能忘记的一些事情。一是爱，它们是具体的眼和心，物和非物，一是情，同样她们也是我们鲜明的记忆，这是时间的公正。

我是从木沙江的儿子艾沙江的手里买下了这个水磨的。

河岸村是这片河流最后的一块宝地。最早的太阳是她的朋友，最早的朝霞让她睁开迷人的眼睛，太阳把人间美好灿烂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传给她，让她的祝福光明灿烂，让她的光泽恩赐有方，让她迈进第一片干旱的土地。那晚，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的名人和庶人都愉快地评价这个村庄，说这是他们在这个人世见到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天堂。河岸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远离乡县，不通电话，基本上过着老子天下第一的日子。用维语讲，是家里没有老大，山羊的名字叫阿不都热合曼，汉语的说法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她是油画一样的村庄，她最美的地方是那条温暖人心的爱河和我，也就是这座千年老水磨。河的源头是太阳升起的方向，是人间光明的源头，油亮的河水从东方流来，带着千山万泉的问候而来，唱着千年前真男人最后的祝福和遗言而来，带着百亿万亿好男人的希望而来，

流向太阳落山的方向，给村庄永远的活力和安居。村庄的前方是神镜一样的爱河，这是河岸村人的运气，是安拉的安排，真主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了这些善良的人们。他们是希望的宠民，他们是春风春雨、春花春人的佳人。

村庄后面是连接远山的丘陵，也是大面积的旱田，他们种不完，土地太多，人少，村人众多的马牛羊也吃不完旱田上的那些好草，基本上都是中药。旱田的麦子是人人争着要的好东西，那是最天然的纯粮食。

艾沙江是木沙江的传人，村人说，艾沙江继承了老爸的一切活法和习惯，喝酒、打猎、抓鱼，从山里偷木头，在没有月亮的夜，在神秘的磨坊讲故事、吃馕、喝茶、喊歌。

艾沙江有钱，有太多的马牛羊，每年上万亩的旱田麦子下来后，县里的有些贵人说软话，求他。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用这些东西认识许多人，这才是真的财富，是心上的嘴上的财富。

前人给我们留下过一句话，财富过千万，不如朋友有千万。这也是至理名言，因为不认钱的人认友谊，金钱敲不开他们，友谊可以走进去。艾沙江还有好猎枪，是德国造的，是他爷爷留下的，木沙江说最早是他爷爷从一个俄国人的手中买下的。有小船、渔网。捕鱼有一手，瞄准河水打瞌睡的一个方向，撒网，都是大鱼、好鱼，有十几公斤的青黄鱼，更多的是长长的白条，都是男人的补品，吃上一条半条，心里热热的，眼睛贼亮。

最可爱的是他们的猎狗，艾沙江划船过河的时候，它像一个小人儿，像一个朋友，站立在主人的身边，向他诉说自己的

忠诚和它的祖辈们助他们猎野鸡、野羊、野猪和狗熊的历史，这个资本在它的棕色的无数好毛上闪着暗光。这是他们共同的光荣，是他们和它们家族的骄傲，是村里二百多户人家众口一声的赞。上岸后，猎狗开始殷勤地东跑西窜，它知道老地方，它第一个跑进村里，吓唬那些在丛林里安身蜗居的一对对野鸡，当它们成群地飞上空中的时候，艾沙江不要脸的枪就会响起来，更多的时候是连发，而后是两只野鸡落地，常常是一公一母，它们一起告别它们的王国，猎狗习惯地，很自然地叼来两只野鸡，丢在主人面前，走狗似地摇尾巴。这时候艾沙江把枪交给朋友，拿起雪地里的野鸡，用小猎刀割下野鸡的屁股眼，掏空内脏后，交给朋友。这是他防野鸡发臭的一个办法，也是他的习惯，他不让朋友动手。每一次回家，都是一大麻袋野鸡。其实，他对野鸡的肉不感兴趣，主要是这种玩的形式让他兴奋。野鸡那天晚上当然也会被送到他的朋友们的家里，他手下的人和他的朋友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村长是唯一的中心，木沙江和他的儿子艾沙江也是硬亮的老道人。小小的村庄，在他们的内心里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活到了头的人们会自然地死去，给他们送葬入土为安，都是村长的事，当然在一些细节上，木沙江是要拿主意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小伙子们娶媳妇的事，姑娘们要远嫁的事。在这个没有太多的事儿的村庄，不是事儿的事，统治着他们的整个日子。腊月到来的时候，河水结冰，许多人开始运木头的时候，艾沙江的心在打猎上，他带上枪，和他的助手马立克一起，带上他

可爱的小猎狗，走过冰河，走过树林，走进千万年的古木树林，开始打猎，都是大家伙，野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时候他们打棕熊，在艾沙江的父亲木沙江风光的那些年代，老木沙江是不用枪打棕熊的，这一点，村里的人都知道，县里的、地区的、整片河谷的男人们都了解这一点。他和马立克他们在树林里的许多地方挖一个土坑，上方宽，下方小，上面树枝盖好，棕熊走过来，掉进去，动都不能动。这是他们想出的一个好办法。因为熊皮在下游一百多公里的农场，可以换好多公斤好酒。后来熊少了，这种办法不灵了，于是艾沙江开始用那把德国造的好枪说话了。熊皮熊掌，在那个牧场，始终是好东西。这样的日子继续着，不同的男人用不同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播种鲜花和采摘鲜花。总之，生活在他们的前面是美丽可爱的，而艾沙江仍唱着爱歌，处理完那些棕熊以后，就和马立克他们走进深山，把命放在主手上，开始打狗熊了。

老木沙江给儿子说过，我一生打过无数狗熊，我的生活是极度冒险的，现在不行了，狗熊一天比一天多了，不要进山了，过平安的日子吧。艾沙江只说好，不正面回答父亲，因为他不能不打，进深山打狗熊，是他最大的幸福。他成功了，每年都能猎到许多只熊，大得吓人的熊皮，是成功也是骄傲，也是财富，但是树大招风，这些事传进城里，天生喜爱好东西的一些有权势的人就坐不住，要买他的熊皮，或是用东西换。都是他们手下的人来传达这个意思，他们的话腔里自然地流露着强迫的潜

台词，那意思是说，我们头儿说话了，熊皮我们可拿走，要钱，要东西，你说话。艾沙江好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然而这一次，说词就不一样了。因为县里一位大人物的助手来见到了他。那是在春天，万物都睁开眼睛享受光明灿烂的大地的时候，他和马立克，还有他们那些和他一起玩麦西来甫的朋友们一起，在亲切的磨坊前巨大的原木上，接受刚刚升起来的太阳的洗礼。那位助手的名字叫克力木，小个儿，圆脸，塌鼻子，眼睛是那种没有生命活力的女人的眼睛。没有固定的一种情绪，像醉鬼的心一样飘来飘去，没有他血液里的光芒。他用假笑和他们握手，用假眼睛看他们，用假话扰乱他们，而后用危险的眼神看他，说，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他都会让他满意。艾沙江也笑着拒绝了他，说这张熊皮我要留给儿子，不卖。这当然是他的一个借口，其实他很喜欢这张熊皮，大，色泽好，而且在猎到它的时候，的确是费了很大的劲。那个冬天他们在深山里在很近的一个地方遇到了那个大狗熊，他灵敏的耳朵听到了那棵千年松树后面的狗熊的呼吸声，马立克有点怕了，因为他还不曾这样近距离地见到过这种大猎物，艾沙江勇敢地举起了枪，他打中了狗熊的眼睛，而且马立克的单筒猎枪也响了，他打中了狗熊的前腿。在狗熊叫着乱窜的时候，艾沙江用他平时套马的长绳，套住了挣扎着乱叫的狗熊，马立克突然来劲了，跑过来，帮助艾沙江把狗熊捆绑在了大树上，艾沙江抽出手，捆住了它的四只脚，这样，狗熊动不了了。他从腰部抽出他的长猎刀，把狗熊的头割了下来，他们俩在神秘的深山深处折腾了两个多

小时，剥下熊皮，装好熊的一切内脏，割下四只熊掌，走了。

艾沙江不愿让出这张熊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他那次猎熊的一个深刻的记忆，再者，这是一张很大的熊皮。然而，克力木的眼睛变成了太监狡诈的眼神，他傲视艾沙江，说，你儿子要那东西干什么？他嘴上还未长几根黑毛，要熊皮干什么？熊皮是娃娃的东西吗？你要知道，熊皮是熊一样的男人的专利品，只有他们，才是这河谷一切熊皮的主人。艾沙江还是不松口，他肚子里的话是你能把我怎么样！能把我的宝贝割了去吗？你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强迫我出手。克力木硬的软的办法都用完了，他开始恨艾沙江，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老爸学习，他可不像你这样难缠顽固僵硬。艾沙江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毛病，我是我，我有我的活法，你们需要好东西，我也需要。克力木闭上了眼睛，这是他的习惯，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这样。他说，我和我的儿子一起要，那张特大的熊皮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的头儿要出远门办大事，没有当地最好的东西，我们还有脸出去吗？我们给你的儿子在县里安排工作，在电厂安排一个好事，拿工资，就这样了，熊皮给我。这一次，艾沙江动心了，他的心的暖光显露在了他的爱脸上。儿子能在城里有一个工作，月月拿钱，那可是大事。艾沙江提出了条件，你们先安排我儿子，我把熊皮和在面粉里储藏着的四只熊掌一起送去。三天后，克力木把事儿办好了，坐着一辆小车来，带着艾沙江的儿子阿力木进县城了，艾沙江一起上车，把熊皮和四只熊掌也送去了。在河岸村，这是一件大事，阿力

木是第一个进县城工作的娃，许多人都为他高兴。阿力木的朋友们说，还是有个会猎熊的老爸好啊，阿力木在电厂工作了一个月后，老木沙江进县城看孙子去了，他不放心孩子睡什么地方，在哪里吃饭，他想给他娶个女人，在城里给他安个家，让他过舒心的日子。老木沙江走到电厂院子里问了几个往外走的中年人，他们说我们厂里有十多个阿力木，你要找的是哪一个？他说是河岸村来的那个阿力木，于是那人说知道了，是阿力木熊皮，请你到第三车间去找。老木沙江纳闷儿，孙子怎么会有这么个外号呢？后来他明白了，厂里的工友们知道了阿力木参加工作的秘密后，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

说起外号，老艾沙江也有一个，村里的人都叫他艾沙江牛牛，他是说一不二的人。他在村里是有威望的。水磨村的存在，是他最大的资本，在困难年代，人们关心的不是人性的忠诚，肚子的要求是第一位的，狗日的粮食是一切一切的中心。木沙江手里有钱，有面粉，他可以帮助好多人。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村里没有这么多人，最多也就是七十多户人家，这个美丽的村庄是他的小天堂，在每年最好的季节里，也就是在秋季的那个黄金时期里，和他最要好的三十多个朋友一起玩麦西来甫。这是维吾尔人最有意思的一种男人聚会，可怜的女人们是不能参加进来的，也是至今为止民间文化含量很高的一种聚会，这个聚会传承培养发展创新了维吾尔族人的民间文化，维吾尔族人浓厚的民族习俗和传统的礼仪都在这里了。豪放，侠义，能说会道，善于助人为乐的木沙江永远是这个麦

西来甫的主心骨。麦西来甫没有不讲究的事，对每个人的坐式都有要求。主持人大叫一声坐好，男子就立马收腿蹲坐，主持人再叫一声放松，就可以坐得随便一些。有扮国王问政的游戏，有审判恶人的法庭游戏，有伦理规制的游戏，内容是很丰富的。在放松阶段，乐手们自弹自唱，仙人一样甜甜的民歌在温暖的土屋里响起，激动人心，把刚刚还是那么严肃的男人们拉回爱的情感世界里，而后他们齐声合唱，歌声像千年前的歌声那样动听，热烈、可爱、伟大，赐人不尽的回忆和联想。唱得最投入的当然是木沙江，他坐在弹希尔琴的琴手跟前，紧闭双眼，热烈地领唱，右手轻拍右膝，陶醉在伟大的祖辈音乐里。在这个最温暖的地方，在自己的后花园一样开心的地方，在宁静、花开花落的那些夜晚，享受每一个蜜一样甜蜜的好时光。

今天的木沙江已经老了，我来到这个河岸村的时候，他已同意他的儿子要把老水磨卖给我的决定了。他说，水磨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说不尽的故事，有太多的神话。但最终艾沙江还是把水磨卖给了我，虽然今天的人们都聚集在了魔鬼一样的电磨坊周围了，但我仍认为水磨出的面粉是一流的，永远是一流的。无论每天都是雨是泪是刀是火，我仍不改我对水磨的忠诚。

现在老木沙江只能靠回忆过日子了。然而他的回忆是那样美好，在夏天开镰的时候，在孙子们的帮助下，他骑着毛驴和孙子一起来到大田小河边高高的白杨树下，在荫凉的问候下欣赏大田里美丽的景色，金黄的麦秆在烈日下骄傲地宣告耀眼的成熟，手握镰刀割麦的男男女女在烈日下再一次地唤醒老木沙

江的回忆。老木沙江回到了流水一样可爱的从前，他和朋友们有许多难忘的回忆，有过青春时代的许多花前月下，有过美好的月夜，有过共同的歌声，有过共同的梦，他们在一起喝过最甜的酒，也污染过小渠小河里的净水，他们听不到那些流水的眼泪，他们在笑的时候，河水是哭着流向远方的，这个悲剧，木沙江也好，他的那些情人们也好，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未能知道。他至今都要唱他青春时代喜爱的割麦情歌：割麦割到日落西山 / 累坏了你的小手吧我的爱人 / 我们的爱是那样的甜蜜伟大 / 你的心被滋润了吗我的爱人。爱情甜蜜也好，伟大也好，那都是他鲜花一样的时代的好事，现在他老了，太阳已经在天边了，然而他的心未老，他的眼睛未老，他的精神世界仍旧那样一片灿烂。

是时间把我带到这里的。时间是天下全体人民的共同语言，也是我挚爱的语言。我看到了活着的人们的血脉，看到了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眼泪，看到了他们躺在角落里小声歌唱的心曲，看到了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遨游的像山，像水，像草原，像旱田，像河里的圣鱼一样游动的希望。